

高邮城，城何长

□ 陈友兴

元仁宗皇庆元年春(1312)，揭傒斯赴京谋官，途经高邮，登上了高邮城墙。其时的高邮城墙，已经相当破败。诗人心中感慨，写下了著名的《高邮城》：“高邮城，城何长！城上种麦，城下种桑。昔日铁不如，今为耕种场。但愿千万年，尽四海外为封疆。桑阴阴，麦茫茫，终古不用城与隍。”

“高邮城，城何长。”本是一种修辞手法，一句叹语。但随着高邮城墙的渐次拆除，高邮城，“城何长”，现在真成了一个问題。

高邮，秦设高邮亭，汉初置县。高邮城址从秦代以来就已确立，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地方治所的所在地。李孝聪先生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后认为：高邮城长期沿用汉、唐城址旧基……明清高邮城垣始终在宋代城墙的基础上修补，城墙没有展拓或缩小。

明隆庆《高邮州志》载：“邨有新旧二城。今之城，宋之旧城也。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，高二丈五尺，面阔一丈五尺。四围皆有濠堑。开宝四年(971)，知军高凝祐所筑。……开禧丁卯(1207)，增以重濠。”

“其新城在北门外，宋咸淳初，扬州制置使毕侯筑。今东、北二门外，土城基址尚存。”

高邮原有新旧二城，分别筑于北宋初期和南宋中期。

高邮新城，笔者作过考证，为南宋名将毕再遇所筑。毕再遇开禧三年三月(1207)，“兼知扬州、淮安安抚使。”州志“开禧丁卯，增以重濠”，与毕再遇筑新城，当是同一时期。新城四至，南至盐河(今傅珠路)至通湖桥引河一线，北至庙巷(今国雄路)一线；东至文游台西侧东大街小东门一线，西至旧运河一线。新城南北宽约800米，东西长约1500米。規制略小于旧城，相当于旧城的姊妹城或附城。新城元代开始衰败，清嘉庆以后已不见痕迹，故此处不作赘述。

高邮旧城，即宋初所筑之城，一直存续到解放之后。1956年到1972年间，由于京杭大运河改道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需要，高邮城墙大部拆除，只留下东南角以魁楼为中心的122.7米长的一小段。因此，高邮城的长度已经不可能通过实地丈量的方法获得。

高邮城，城何长？

民国《三续高邮州志》，卷首有完整的高邮城区图。是图为1920年前后的测量地图，已经运用了科学测量技术与绘图方法，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图。地图显示，最早的高邮城池，也就是《高邮州志》所说的旧城，为不太规则的方形。

魁楼与镇国寺塔是高邮城的标志性建筑物，两点之间直线距离为1180米；市河上南市桥(现名西市桥)与北市桥(现名高公桥)也是城区两个重要的控制点，其间直线距离为885米。以此为基准或比例尺，可以在州志地图上进行量算。

在地图上，量得高邮城四围周长5520米。高邮城区南北中轴线中山路(南北大街)，自南门天桥沿中山路至通湖路1630米；自东门沿府前街至西城墙1330米，两者相乘，即可以得到旧城城区的大致面积，约为2.17平方公里。淳熙十六年(1189)十一月，南宋诗人杨万里奉命接伴金国贺正旦使。月底抵高邮城，赋《过高邮》诗云：“城外城中四通水，堤南堤北万垂杨。一州斗大君休笑，国土秦郎此故乡。”其时，高邮新城尚未修筑，故杨氏所见斗城，就是这个旧城。

高邮城总的格局，东西两城门南北相错，南北两城门相对。城区主干街道，府前街东段(州前大街)，东门至中市口760米；西门大街(今西塔街)自中山路至西门门段660米。南北大街，通连南北城门，为城区中轴线，实际上要偏于城区西侧100米。

这个地图数据，有严密的数理基础，是靠得住的。

隆庆志，高邮城“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”，这是一个明代的数据资料。

关于长度单位，历代变化不大。清人有过小结，“五尺为一步，两步为一丈，十丈为一引，十八引为一里。”梁方仲先生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考证，明代一尺的长度合32厘米。以此换算，明代一里合360步、576米。一十里就是5760米，316步为506米，依此计算下来，高邮旧城的长度应为6266米。

城墙不仅事关城市的安全，也与民生、经济密切相关。历代城墙的修葺，每每耗用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“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”，实质就是一个分工分段、计取工程量后得到的工程数据的累积总和。

这同样也是一个精确可靠的数字。

但是，两个数据并不一致。量测结果比文献记载少了746米，几乎就是一华里半。

事实上，两者数据的差异，是因为统计内涵的不同造成的。

高邮旧城建成之后，代有修葺。隆庆志，“嘉定甲戌(1214)，作四面库城。”这是高邮城墙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。库城即瓮城。城门由于其构造上的特点，常常成为敌方攻击的首选之处。因此，为了守护城门，常在其外侧再添筑一道城墙，形成半圆形如覆瓮或方形的防御性附郭，这就是所谓的瓮城。瓮城高与大城同，门开在侧面。

隆庆《高邮州志·秩官表》记载，嘉定年间，汪纲知高邮军。在他主导下，修建了高邮四门的瓮城，极大地提升了高邮城的防御能力。

明代中叶，为抗拒倭寇多次对高邮城的骚扰，重修了旧城，并修了双瓮城也称复式瓮城。依道光《高邮州志》卷首图，高邮城至少东门与北门瓮城为双瓮城结构。瓮城城墙为城市城墙系统的当然组成部分，尤其是在工程计量中，必然要纳入城墙体系之内。

谨以北门瓮城为例，杨汝栩先生《北门沧桑》一文回忆：“北门有三道城门，进了第一道城门，先得向右拐，顺着内外城墙之间的巷道往西，绕一个U形的圈子再向南进第二道城门。二道城门里有座关帝庙，庙门往南又有一座城门，进了这第三道城门才算真正到了城里。”

2015年12月至2017年1月，扬州市考古队与高邮市文物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，揭露出了两宋、明清时期内外瓮城、门道、藏兵洞以及道路等重要遗迹。北门内瓮城呈方形，为南宋汪纲所建。其西墙南北长81米，北城墙仅清理路西侧19.5米。则宋代内瓮城城墙长度，东西两墙加北墙，总长约为200米。

明代在原方形瓮城的北侧修建一座扁圆形形状的瓮城(称外瓮城)，长度为140.6米。南边不与高邮城北城墙(即通湖路)相接，而是与宋方形瓮城西墙西便门的南侧相衔接，外围有出城市河和瓮城北护城河环绕。如此，北门瓮城内外城墙总长度为340多米。

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原因，我们已经无法准确探知高邮城其他三座瓮城城墙的具体长度，但可知其长度的总和乃746米与340的差值，即406米左右。在四座城门中，北门城墙占了将近一半的长度。由此可以看出北门瓮城当年宏大的规模，以及在高邮城防中所拥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回到前文，民国《三续高邮州志》测得高邮城的四围长度5520米，乃是北宋初期高凝祐知军所筑高邮军城的周长，也是杨万里当年看到的“斗大”之城。隆庆《高邮州志》所载高邮城“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”，6266米，乃是南宋汪纲始筑瓮城、明代叠加复式瓮城之后高邮主城墙与四座瓮城城墙的累计总长度。

生在一起，轻盈飘逸，仿佛水中的精灵一般。

甚至在国外，也有苕菜的身影。徐志摩在其名作《再别康桥》中就曾这样写道：“软泥上的青苕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；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！”他用深情的笔触，赋予了苕菜别样的情感。在英国康河的柔波里，苕菜成了诗人情感的寄托，它们在水中招摇，仿佛也在诉说着诗人的离愁别绪。

在《诗经》的年代，苕菜是一种野味。人们从水中采集苕菜后，用它的根茎煮汤。据说，苕菜汤有清热解毒功效。然而，尽管苕菜看上去又嫩又脆，口感却远没有另一种水生野菜菹菜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。但如今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好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苕菜。在我家乡附近的高邮湖，湖中心就有一片面积达百亩的苕菜。每当盛花期到来时，会形成一片巨大的黄色花海，吸引许多游人前来观赏。在全国多个城市的一些风景区，也有苕菜的身影。

苕菜，这一穿越古今的浪漫植物，不仅承载着古代诗人的情感与寄托，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。而如今的我再次站在苕菜花海中时，仍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浪漫与唯美，也更加珍惜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。

到访沙沟

□ 王俊坤

在高邮临泽镇的东边，有一个地方叫沙沟。这也是一个千年古镇，历史上曾两度建市、一次建县，并曾短暂隶属于高邮。沙沟现属兴化，是里下河的腹地。东邻盐城，西与高邮、宝应比邻，北与建湖隔河相望，是五县通衢的中心镇。

沙沟距高邮城区有一个多小时车程，偏于兴化西北部。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境内沟河纵横、港汉密布，上世纪四十年代成为革命老区。新四军第一师在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活动，留下两个著名的红色遗迹，一是沙沟市政府旧址，二是苏中公学旧址。

我们走进了沙沟镇的后大街。街巷中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，上书“沙沟古镇”，随风摆动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走在古老的街巷内，仿佛还能听到遥远的历史回响。1945年2月至1946年10月，这里先后成为苏中区沙沟特别市、沙沟区和沙沟县等政府机构驻地。沙沟市政府旧址并不大，由几个平常的院落构成。斑驳的砖墙上赫显着“沙沟市政府旧址”的标牌，里面陈列着革命先辈们当年在此抗日活动的历史文物和图片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周奋烈士。他是浙江宁波人，时任抗日政府沙沟县县长。在一次视察工作途中为掩护战友被捕，被敌人连刺18刀，壮烈牺牲，时年30岁。1955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周奋烈士的光荣纪念证。对于周奋烈士，我早就知晓，读小学写作文时经常会提及周奋和李健烈士，他们都曾在高邮开展过革命活动。站在旧址上，我十分感动，遥想革命先辈当年都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，为了报国救民，背井离乡，浴血奋斗。这是何等忠勇和忘我的情怀！

向东去不远，便是著名的苏中公学。苏中公学是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，创办地原在宝应，后迁至沙沟。苏中公学坐落在一个古老的道院里，教室便是道院里的殿房。虽然办学条件简陋，却有校训、校歌等，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。“苏中公学旧址”由革命先辈夏征农题写。新四军一师师长、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是首任校长，夏征农同志为教育长、后任校长。1946年5月，苏中公学和雪枫大学、苏浙军区随营学校合并为华中雪枫大学。苏中公学先后办学5期，组建过44个学员队，为军队和地方输送了4000多名革命骨干。这是一所光荣的革命学校，为新中国诞生谱写了壮丽篇章，留下了辉煌一页。在苏中公学旧址里，陈列着夏征农同志的塑像和生平图片。夏征农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。

沙沟不仅是红色的热土，更是美丽的古镇，四面环水，现在是“全国最美渔村”。沙沟自古就是渔港，是苏中鱼类的集散地。沙沟保有了原生态，被大纵湖、郭正湖、南荡、花粉荡、官庄荡、王庄荡和团头荡等“两湖五荡”所环抱，难怪我们在车上看见“万亩荷花”的招牌。秋天的沙沟，荷花盛开，自然是美不胜收的。还有那无边无际的芦苇，随风起伏。沙沟是当之无愧的“苏中荷花淀”。

沙沟历史悠久，春秋末期就有了古沙沟，唐代贞观年间形成集镇雏形，后来逐渐成为南北货集散地。当地的饮食文化和商业街市颇有声名。我们来到最有名的鱼市口石板街。这里有过去古镇中心的文英桥，四里八乡的乡民在此交易鱼虾蟹等水产品。两侧商店林立，市井烟火气息弥漫。我在一面山墙上看见许多醒目的文化符号：鱼市口、文英桥、古石梁溪、石板街、沙沟大鱼圆、水粉鸡丝、酥皮春卷、莲藕夹子、小麻饼和十八家米行等。这些充满回忆的符号构成了古镇沙沟的风俗画卷。

我们走过街南一条古朴而幽长的古巷，有好几家铁匠铺子旧址，仿佛还可听到遥远的铁器敲打声。巷子尽头便是渔村码头，石梁溪浩然东去，横跨石梁溪的石梁桥赫然而出。该桥南北走向，两端均有高大的木质桥头架，古朴沧桑，颇有气势。我站在石梁桥上，东西眺望，虽然水流平缓，两岸风景如画，但历史就从这里悄然流过。

在古镇东北角，我们领略了古老“虹桥”的风韵。该桥始建于唐，原是木桥，明代改为石桥，清代正式称为虹桥。桥下流水潺潺，碧波荡漾。它见证了沙沟的繁盛，带给人们吉祥。当地人说，虹桥上面走一走，至少活到九十九。

我们到访沙沟，不仅领略沙沟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风情，体验古老厚重文明的魅力，而且感受到红色沙沟的革命气息，更加坚定不忘初心、理想信念。